

隸韻攷證卷上

大興 翁方綱

上平聲

一東

韓勅碑陰東字頂上一點不至如此太斜中間左直之起處不如此太曲下二筆非如此圓注

婁壽碑蓬字右上小捺不如此出波尖凡一字之內上下有似右捺放出者皆無上下二筆同用出波之

理此書內類此者不可枚舉今略言其一二而已其
餘可類推耳

費鳳碑蓬字右上卅頭連下久之起二筆以婁氏字
原證之知劉氏此刻原本初不誤也蓋重刻時鑄工
之失

史晨祠孔廟銘蒙字內小橫之上無此二小直筆不
知何由多出

穆字下辛字造橋碑靈臺碑凡二字攷此二碑皆

稷日稷即日昃也此乃誤以爲平聲祖紅切謬矣此
條一楷二隸皆刪

景君碑忠字下內一點非內向

鄭固碑忠字前後再見其前一忠字上是方口其後
一忠字是圓圈用篆勢此碑之字每以篆法參入隸
也劉氏此刻專取其後用篆勢者不必改方口亦可
愚謂漢碑中有一字前後數見者如但婁氏字原沿
有異勢自應並載之以俟學者採擇

其圓勢而誤爲斜角之形則謬矣至近日顧氏隸辨

則專採其前方口者此碑後半中段久湮至乾隆四
十三年始出土則顧南原未之見耳

婁氏武梁祠畫像碑祝誦氏以誦爲融按史氏學
齋佔畢以祝誦爲沮誦與洪釋之說不同婁氏即
据洪釋亦止以資攷異可耳豈宜竟以誦爲融乎
附識於此

三鍾

孔宙碑恭字下小左點作向右迴彎右二點向左迴

彎不知此書何以忽誤作兩邊四個圓圈之形以致
婁氏字原亦沿之此書之謬莫有甚於此者
魏大饗碑匈字此書謂即冑不知此碑云匈奴單于
豈得誤爲冑乎此條應刪
孔宙碑靡字內邕𠂔下誤多一橫口下弓誤作弓

婁氏字原蹤字引郭仲奇碑魯峻碑皆以縱爲蹤
而援漢書蕭何傳發縱指示句不知蕭何傳顏師
古注已駁正矣豈其讀漢書而不知顏注耶二碑

以縱爲蹤固不必疑而蕭何傳所不當引姑附記
於此

五支

鄭烈碑馳字婁氏字原右邊也上左筆起處另自一
小撇不與下長彎相連此可以證劉刻之誤也劉刻
蓋本不誤其上起處似一小撇甚微轉嫌婁刻過於
放長耳然劉本今已被工匠重鐫竟似與長彎連下
矣若非字原竟莫之省也字原亦竟有裨益處

字原云孫叔敖碑技即祇字集韻音示蓋借用按
孫碑見技首蛇爾雅枳首蛇謂有兩首技不端也
此條因集韻而謂技即祇字集韻同音之字此類
甚多豈可牽合謂即祇字乎附記於此

字原李翊夫人碑虧即戲字按李翊夫人碑於戲
夫人不當入支韻戲字下也附記於此

隨字條下婁氏字原增入隋字云穀阮君神祠碑
其祀隋廢集韻隨文帝省隨之以爲代號而史

傳已多假借用此字按穀阮神祠碑自是隳廢之
隳非隨也不當誤引又按婁氏字原每條下多沿
劉氏此書爲之或又增數字於後有沿而誤者有
增而誤者今皆附記於此

六脂

史晨祠孔廟銘雖字顧氏隸辨改正字原之誤似有
所見然字原因劉刻而致誤耳此碑雖字左半正在
石泐處存攷可矣

梨至犁凡楷書四條隸六字皆應在十二齊部內黎字之下

婁壽碑徠字即栖遲之遲又作遲遲又作遲遲又作徠也不應特出徠字信此刻是坊賈輩所爲耳

校官碑畀字借作俾字當入俾字下非尊卑卑字也

或謂是畀字亦非

禮器碑彊字右半內下双其上彎折處稍多出

武梁祠像碑祇右邊中橫之末上有小點而其末筆

不如此放長波此書內凡遇此碑字多失在放尖太過此碑本漢隸之極細者故不甚有出波之地

王純碑麋是麋字不應入麋下此洪文惠所已言者七之

孔宙碑熙字左邊內下一轉筆誤橫穿內右邊己中間開口處誤多向上半直

婁壽碑疑字下半左矣右足皆誤

八微

楊淮碑颺字左日之上誤多一橫畫

九魚

楊君斜谷碑於字數見其作於者上一點與下半長
彎不連其作才者亦與後人楷勢不同此所摹竟似
後人楷書矣

唐公房碑居字下口是方非圓石本極明白不知何
以致誤字原改正

禮器碑肯字中間橫畫之上誤多出一小直

武梁畫像碑初字左衣之內原石是一小直其末微帶起似橫而非橫亦非另起也此作中間另出一小橫筆失之字原亦沿此誤

十虞

魯峻碑娛字右口之上左右皆無穿過頂上之筆此誤

石經尚書無字左頂一撇竟作後人楷勢矣石經尚書拓本固無全帙以予所見洪範無有淫朋實不如

此此未可据

魯峻碑母字此採入母字下按魯峻碑未有禁止詞之母字也此是遭母喪之母字不應謬誤至此

魯峻碑傾字右下卅是穿上之筆此摹誤

十一模

孔宙碑陰盧字頂上直筆微有欲穿下意方合走頭之勢此摹竟不穿下蓋南宋時權場北碑已不能盡得精拓矣

尉氏令鄭君碑呱字此碑在隸續第十九卷弱睽孤
句是孤無呱字劉氏此刻必不能出於洪氏所見之
外也此碑下半原在土中昔張力臣撰濟州碑考嘗
歎此碑下半湮霾無由出土今方綱力勸黃秋盦與
州牧劉君謀之竟升扶全碑矣實不見有此字存疑
可耳

十四皆

夏承碑皆字左上匕之起處誤多一折婁氏字原又

因而誤爲另多一筆則謬之甚者矣

十六哈

孔廟置卒史碑來字中二人原石並不出波此直誤作楷勢

鄭固碑裏字石無此字洪釋已無此亦存疑可矣

戚伯著碑丰字右下多出一筆必非無因也而此碑今無拓本婁氏字原又微異愚詳考之如史晨饗孔廟碑材字此書所未收今以精拓本諦審之其右下

一筆作自左而右之勢而其再下又有一小筆亦作
自左而右掠之勢即以此書所載郭究碑其右邊第
二橫畫亦是自左而右視字原爲可据其下亦又有
一小筆亦是自左而右之掠勢非直下之點也以此
推之則戚伯著碑右下多出一小筆亦是右掠之勢
戚碑字多奇異或劉韻爲得其實耳
此部內婁氏字原哉字重出兩個七十二皆夏承
碑也而又皆誤附記於此

十七真

戚伯著碑仁字左邊人旁作雙直蓋篆書之勢似作二直而非二直也此豈得泥以爲一撇下二直乎即如夏承碑仁字用篆勢亦似二直而非二直也敬告學隸書者如必欲依此勢則寧從篆勢爲之而勿援据戚伯著碑則不至於啟妄作之流弊矣

魯峻碑民字上口之下橫右內垂注而下與中橫起處相連而未嘗又穿出中橫之下也其中橫之右末